

搞砸婚禮前第三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34.html

99%

搞砸婚禮前第三天

搞砸婚禮前第三天

你今天又溜出去了，所以桑德拉打算今晚讓你留在家裡，不去參加什麼單身派對了。不過最終她還是決定讓你去，或許這是為數不多可以讓你離開家的合理原因了。你去參加派對了，有人跟你說話你就搭搭腔，也沒有過分引人注意。不過一旦長輩不在場了，派對就變得更加熱鬧。瑞克和他的朋友們都喝高了，派對幾乎變成了脫衣舞俱樂部。不過對你來說，這隻是一頓晚飯而已，你沒有飲酒，只是喝了點水，吃了些雞肉和沙拉。你坐在那裡假裝沒有注意到那些竊竊私語、評頭論足，或沖你這邊那些微妙的點頭。你是阿爾茨海默病病人，對他們而言，這隻會讓你成為笑柄。他們不會喜歡你的，你以前也以為自己絕不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。有什麼能比你朋友的岳父在四十九歲喪失心智，跑到瘋人縣的瘋人公園裡遊盪更滑稽可笑呢？你到家時已經十點了，你保證過要一直保持清醒，直到伊娃舉行完婚禮。

所以，你想知道一些關於遊盪的事，對不對？你還記得那些小貼士嗎？嗯，比如以下幾點：如果你溜出去了，就帶著錢包，這樣可以證明身份。很好，還有更好的，那就是你還知道支付計程車費，上了公共汽車還知道買車票。錢是好東西，所以一定要帶在身上。手機也是好東西，要帶著手機。瓶裝水也是好東西，口渴時大有用處，誰知道你會走多遠呢？

今天你悄悄翻出窗外，沒有觸發房屋裡的警報器，不過你對此毫無記憶。你不知道你是打算一個人出去散散步呢，還是去買花，或者只是看看一個人離開家、身上只帶著夠買一份漢堡的錢能幹什麼。你不知道哪個時段的傑瑞會做出上述的哪種決定，或者哪個時段的傑瑞會出現在貝琳達的花店中。花店在市區，正位於曼徹斯特和科倫坡兩站之間。你是怎麼到達那裡的？就算是個真正的魔術師也很難揭穿這個把戲，傑瑞，而「阿爾茨船長」則是戲法大師，他會直接抹去傑瑞的記憶！

貝琳達問你好不好，你說你很好。你真的很好，未來的傑瑞，你正擔負著一項使命，這是絕對的機密，哪怕你連日程安排都忘了也不可以泄露出去。她知道你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（似乎每個人都知道），她請你到辦公室里坐下，給你倒了杯茶，然後給桑德拉打了個電話，告訴她，她會開車送你回家。此時，「阿爾茨船長」鬆開了纜繩，讓你縱情地想象，你忽然懂得了何為世故人情，面對眼下這個情形有些尷尬不安。貝琳達一直衝著你微笑，告訴你不要擔心，又說她奶奶就患有阿爾茨海默病，她早已習慣了。這讓你有些心煩意亂，她這麼說讓你覺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。

路上的時候，她開車拐回家順便給伊娃拿些東西。她本來就打算晚些時候帶過去，這也是她很高興送你回家的原因。她問，你在車上等她可不可以，你說沒問題，但隨後「阿爾茨船長」收緊纜繩，幾分鐘后貝琳達發現你坐在後門口跟她的貓說話。

你到家了，桑德拉都快擔心死了。貝琳達給她打電話時，她正準備報警。最終結果是所有的窗戶都會安裝警報器。如果還是不行的話，也許下一步就要在你的背部縫入一個GPS晶元，你夠不到它的。

好消息：婚禮就要到了。你們每天都排練幾個小時。記住，練習、練習、再練習。

壞消息：桑德拉之前說過：「我等不到這一切都結束的時候了。」

你問她是什麼意思，她嘆了口氣，說：「你覺得呢，傑瑞？」然後就飛快地跑進臥室。

說實話呢，你覺得她不只是指婚禮的事。她可能在什麼地方藏著本小冊子，上面記載著把家人送回家的方法，這個「家」是指天空之上的那個神聖的家。

傑瑞的手機鈴聲仍在響，回蕩在廁所里。他盯著幾分鐘前待過的那個隔間，彷彿看的時間越長、注意力越集中，裝毛巾和刀的塑料袋就會重新出現。他走進走廊，接起電話。

「你在哪裡？」漢斯問。

「廁所。」

「我告訴你在外面等著。」

「我這就過去。」

他掛斷了電話。把手機裝進口袋時，手機差一點兒掉到地上，他的手抖得厲害。他按原路返回，來到了商場外面。漢斯不在，至少現在不在。十秒后，他出現了，坐在一輛深藍色的運動型多用途車裡。他慢慢把車停下，探過身來，打開車門，傑瑞爬上了汽車。他把超市購物袋放在兩腳之間的座位底下，又把汗津津的手在外套上蹭了蹭。

「天啊，傑瑞，你看起來真的很糟糕。」

「開車。」傑瑞對他說。

不必再跟漢斯說第二遍了，他們順利地在停車場里超過其他車，駛出停車場。

「你心中有目的地了嗎？回療養院？」漢斯問。

傑瑞看著他的朋友，心裏考慮著目的地。眼前的漢斯比記憶中的胖了許多。他體型壯碩，除了肌肉，身上還堆積了好幾公斤的贅肉，這樣的體格完全可以將一個沙袋撞飛。他脖子上又多出幾處文身，從他的衣領下顯露出來。眼前的漢斯和他在大學第一次見到的漢斯區別竟然這麼大了。

「不是療養院。」傑瑞說，「離開這裏就好。」

「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漢斯說。

傑瑞靠在座椅上，雙腿顫抖，膝蓋忽上忽下。他們離開了停車場。「我不能……我不能完全肯定。」他說。這話很好地總結了他這幾天的生活，他心想。「我是從療養院里逃出來的。」

「你已經溜出來很多次了。」

「他們都告訴你了？」

「伊娃告訴我你進步很多。」漢斯說。

「不是進步，」傑瑞說，「恰恰是進步的反義詞，是……有一個什麼詞來著？」

「倒退。」漢斯說，「你是想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呢，還是你只是想讓我漫無目的地開車瞎逛呢？」

「打開空調吧。」傑瑞說，他開始控制和整理自己的思緒，但無濟於事。他的手心還在冒汗，「這裏得有五十攝氏度了。」

「二十攝氏度。」漢斯說，並輕輕按動一個開關，通風口便吹出陣陣涼風，傑瑞把雙手伸到通風口前面，「或者也許你把外套脫了會更舒服一點兒，傑瑞。」

傑瑞把手伸進購物袋裡拿水。

「傑瑞？」

他擰開瓶蓋，吞下一口，再吞下一口，喉嚨一陣刺痛。

「傑瑞？」

他用手擦擦嘴，看著他的朋友，說：「我可能殺了一個人。」

漢斯上下打量著他：「什麼？天啊，傑瑞，你在說什麼？」

傑瑞關閉空調，他忽然感到一絲絲寒意：「我今天醒來，發現自己在一間之前從來沒有去過的房子里，而且那裡還有一個女人。」他的語速開始加快了，「她赤裸裸地躺在客廳的地板上，被人刺死了。」

「哦，感謝老天。」漢斯說，他微笑起來，好像是真的鬆了一口氣，這反應與傑瑞所期待的完全相反。難道他以為他是在開玩笑？「相信我，會沒事的。」

「我看見她那個樣子……但不是我乾的。有人想陷害我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。」

「冷靜一下。」漢斯說。他看了一眼鏡子，然後驅車轉了個彎，在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把車停在路邊的林蔭處。他鬆開安全帶，在座位上扭過身來，這樣他就可以面對傑瑞了。「你沒有殺任何人。你知道你以前是靠什麼吃飯的，對吧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，但不是說這個。」

「你寫犯罪小說。」漢斯說。

傑瑞搖搖頭：「我知道。但就像我說的，這個……」

「書寫得很精彩，」漢斯打斷他，「人們總是說那些故事如何如何真實。所以，要是其他人都感覺如此真實了，傑瑞，你會怎麼想呢？」

「有時不是這樣的。」

「你一直在懺悔你在書里描寫的罪行。這些都——」

「你沒有聽我說。」傑瑞無奈地說。

「我在聽。」

「不，你沒有。」他說著解開外套，露出血淋淋的襯衫來，「不是我乾的。我是在那裡，但不是我乾的。」

漢斯沒有說什麼。他凝視著血跡，在方向盤上敲動著手指，過了一會兒，他透過後擋風玻璃向外凝望。傑瑞看著他凝神思考，他不記得今天早上發生的事，但他記得漢斯喜歡探究事情的來龍去脈。他又喝了口水，然後把瓶子放回購物袋。漢斯看著他說：「你確定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傑瑞說，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她的屍體，警察會認為是我乾的。」

漢斯搖搖頭：「聽我說，相信我，這些都是你書中的情節——」

傑瑞搖了搖頭：「你還是沒有聽。他們已經認定我殺人了，我不是在說桑德拉。」

「你知道桑德拉死了？」

「我知道她死了？是的。是我殺了她嗎？不，不是我，我說的也不是她。昨天，我去了警察局。」傑瑞說，當然，他並不知道這個昨天可能是上個禮拜或者是上個月。「警察向我問起另一個女人了，她是花店老闆，曾經為伊娃的婚禮準備鮮花。」

「媽的。」漢斯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他們在問你貝琳達·穆雷。」漢斯說著，臉上露出關切的神情，兩分鐘前傑瑞就希望看到這副表情。

「你認識她？等等，等等，我也認識她？」

漢斯的神情看起來不僅是關切，還摻雜著擔憂，他的手指敲擊得更迅速了。他扭頭回身，彷彿是在找暗中監視著他們的人。「你對她特別感興趣……好吧，其實是你喜歡上她了。有一次，你從家裡溜了出去，在她工作時去看望她。」

傑瑞搖了搖頭：「你在扯淡。」他想找出漢斯為什麼會扯淡騙他，結果他得出結論，他不會騙他的，「即使你沒有扯淡，在她工作時去看望她也不等同於殺害她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這不一樣。」漢斯說。他看著遠處，手指停止了敲擊。

「什麼？」傑瑞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

「好吧，顯然有些事情你沒有告訴我。」

漢斯轉過身，面對著他：「就像你說的，傑瑞，這是不一樣的。」

傑瑞搖了搖頭：「你就告訴我嘛。」

漢斯聳聳肩，然後嘆了口氣，用手摸了摸他的頭：「好吧，事情是這樣的，傑瑞，你還去了她家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我去她家裡看她了？」

「我的意思就是這樣。你在工作時去看她。她開車送你回家，但她又順便拐到她家去了。所以，你知道她住在哪裡。」

傑瑞不斷地搖頭，這不可能是真的。然而，發生了這麼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但他知道事實並非如此。比如，在今天早上醒來，發現自己與一具女屍獨處一室；再比如，在自己家的地板下發現一件帶血的襯衫。

「他們沒有找到兇手。」漢斯說。

「你覺得是我乾的？」

「我可沒說。」漢斯說。

「那你在說什麼？」

漢斯透過擋風玻璃向外張望了一會兒，這是漢斯的標誌性動作，傑瑞之前見過很多次，他幾乎可以看到齒輪在他腦子裡飛速轉動。他的朋友回頭看著他。

「她被殺害的那個晚上你打電話給我，那時你神志不清，我到街上去接你，你的襯衫上到處是血，就跟現在一樣。我問你發生了什麼事，你說你不知道。我開車送你回家，幫你從窗戶跳進屋子。我陪著你坐在沙發上，你一直保持著沉默，接著你央求我不要報警，我問你究竟做了什麼以至於到了要報警的地步，你拒絕回答。我……出於某種原因，出於某種愚蠢的原因，沒有打電話報警。因為你是我的朋友，就算是你做的，我也沒有報警。其實我應該報警的。」

過了好一會兒，傑瑞的腦子裡一直都是一片空白，完全的空白。這是感官超負荷的反應，太多的信息擁擠碰撞在一起，他、亨利還有「阿爾茨船長」都陷入深深的黑暗，隨後，一條簡單至極的結論悄然而至，重新啟動了他的意識：他是傑瑞·格雷，他是一個怪物。

「傑瑞？」

「都是亨利的錯。」他說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是亨利寫的那些書把我逼瘋了，我也成了他筆下的一個怪物。我真的幹了那些事？我真的傷害了這些人嗎？」

「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，傑瑞，我很抱歉，但我必須帶你去自首。我們必須讓他們弄清楚是怎麼回事，最重要的是，要確保你永遠不會再傷害任何人。」